



汪济生 著 Wang Jisheng
俞晨玮 译 Translated by: Yu Chenwei

美感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Perception

关于美感的结构与功能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当代中国美学史上最具独创性的理论专著
The book is the most original of its kind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专家评语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汪济生 著 Wang Jisheng
俞晨玮 译 Translated by: Yu Chenwei

美感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Perception

关于美感的结构与功能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感概论:关于美感的结构与功能/汪济生著.-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439-3573-0

I. 美… II. 汪… III. 美感-概论 IV.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字(2008)第073725号

责任编辑:陈宁宁

封面设计:夏 清

美 感 概 论

——关于美感的结构与功能

汪济生 著 俞晨玮 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6.5 字数280 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3573-0

定价: 30.00元

<http://www.sstlp.com>

**没有建设的批评难以超越历史
没有批评的建设难以开辟未来**

——作者自勉

我们在每一顷刻都有无数未经总观和回想的感觉，这些就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心灵本身上的一些变动……为着更好地理解这种微小的感觉，我往往用大海的啸声为例……我们对这一大堆浪声中每一个必然多少有些感觉，尽管都很微小，否则我们也就会听不到那千百万浪头的声音，因为千百万的“无”不能加成一个“有”。……这些微小的感觉在结果上所产生的效力，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它们形成一种我们说不出的什么，形成一些趣味，一些感觉性质的印象，在全体上是明晰的，在部分上却是混乱的。

——莱布尼茨：《关于知解力的新论文：导言》

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世界图像中尽可能地寻求逻辑的统一，即逻辑元素最少。）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新版寄语

创造历史的，是人们的行动，但为人们的行动指引方向、规划蓝图的，却是人们内心存在的对于未来世界的憧憬。在这种憧憬中，必然地会包含着相应时代的人们对于未来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构想，而在这种构想中，自然地也会体现出各种价值取向和尺度。笔者从自己的角度，尤其注意到，这许许多多的具体构想、价值取向和尺度，是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的。其中恐怕大多数的还是处于作为工具和手段层次上的，如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等等之类。至于其中处于深层和核心位置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则是很少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那么，那是什么呢？笔者以为，那就是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笔者之所以作这样定位，是因为，人们创造崭新历史的巨大热情和原动力，归根结底，是以他们内心深处存在的关于未来世界的崭新的美和审美的憧憬为渊源，从中涌现出来的。而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价值取向和尺度，我们应该可以说，只是作为前者实现自己的具体工具、途径和手段，而延伸出来的。

所以，笔者觉得，作为热情和原动力的渊源性的事物，相对而言，应该比作为实现它的工具、途径和手段的事物，处于更“深层和核心”的位置，从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应该比对其他领域的把握，更能够可靠地见出一个国家、民族、时代的大致历史走向。我们自己的时代，似乎就能为这种见解，提供一些例证。君不见，在并未远逝的短短的历史年代里，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建构设想，已经几多变更，但中华民族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执着愿望和信念却并没有变更；而且还可以说，正是这不变的愿望和信念，在促使我们顽强不懈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地推进着前述领域中变更的频频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思路，使笔者的关注点，渐渐从别的领域，在向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这一领域聚焦。

不过，当我们直面现代中国的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作比较认真和

细致的观察时，就会感到，问题并不象笔者原来设想的那样简单。我们发现：在现代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民众，象现代中国人这样，在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上，呈现出如此多样的形态；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民众，象现代中国人这样，在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上，发生过、并还在发生着如此频繁、剧烈、反差悬殊的变动。我们希望获得的稳定性，却显得相当依稀，难以确认。我们也许应该从更广大悠远的背景上，来寻找这种处于“深层和核心”位置的“不稳定”的原因：它应该是处于漫长而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的庞大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突然遭遇了迥异的世界格局所造成的。

美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和尺度，具体表现为人们的美感活动形态。从理论上说，人们是可以通过对美感活动形态的厘定，从深层把握现实、甚至洞见未来的。但是，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学所获得的成果，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就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准而言，当然更难自诩已经跻身前沿，因为起步本身就是相当滞后的。但中国美学家所面对的，表现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的美感活动形态，却种类更多，变化更大，这自然就使厘定研究更为艰难。正象一句俗语所说的：才学理发就碰上了大胡子。美学学科引入之后一度表现得雄心勃勃的中国美学，不久就感到了来自生活的繁多、特异、变幻莫测的美感形态的冲击，变得弥隙补漏、穷于应付、牵强附会、捉襟见肘。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相映成趣”的触目“景观”：一方面，是在向现代世界打开了门窗的我国社会生活领域里，审美、爱美、求美浪潮的急剧高涨和喧腾；另一方面，却是我国美学研究工作在迅速走向边缘化，甚至陷入了面对现实的近乎失语之境。大量的专业美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其潜在的驱动因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

不过，哲人有言，危机常常就是转机。中国美学为什么就不能在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尤其艰巨的课题时，对世界美学作出自己的有原创意义的建构呢？我们当然应该努力，不能轻言失败。事实上，仍然有不少美学工作者在不断地探索着。继实践美学之后，新实践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诸说的次第推出，就是其表现。当然，这些努力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或者突破性的成果，也是不能轻下断言的。在这里，除了主观的愿望以外，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其中，研究工作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思路、是否选择和遵循了科学有效的方法，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笔者看来，以走马观花的方式面对审美经验和实践，以天马行空的方式进行思辨性美学体系的建构，这种在世界美学史上占主

要地位、并也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走到了它的顶点，取得了它能够取得的最高成果。在中国，它的具体形态，就是以李泽厚先生的学说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但也正是在这里，这种研究方法的潜在能力，也已经面临了它的“瓶颈”。这既表现在经历了许多批评的实践美学，几经努力和自我调整，终难以克服自身的一些深刻矛盾；也表现在，继实践美学之后出现的，作为前者的批判力量的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诸说的部分主要代表，似乎虽然也常有几分创见和些许新意，但在建设性上，大都没有取得高于实践美学、更不用说能够取代实践美学的研究成果。这恐怕和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离开实践美学的那种哲学性、纯思辨性的研究路线有关。所以，他们也无回避地面临着大抵类似的“瓶颈”。

其实，李泽厚先生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看到了以纯哲学方法研究美学的局限性。只是他表示，他自己并没有打算离开这一研究路径。他说：“我只是在哲学上概括一些美学问题，不作具体的实证研究。我也只能停在这里，无法多言。我讲过，要么作艺术社会学研究，要么作审美心理学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别美学，搞别的东西了。”^①看来，除开李泽厚先生个人的研究计划不谈，他对美学研究下一步应取的走向，还是有他的思考的。他对在美学研究中，引进“具体的实证研究”，引进数学，甚至将审美心理学的研究推进到“数学方程式”的程度，都是相当肯定的。笔者以为他的这些看法，是基本正确的。而且由于这些看法是出于他这样一个把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的潜力几乎开掘到极限的学者之口，就更不能对之掉以轻心。

笔者以为，在美学研究中，那种具有超越性和穿透性，在繁多的个体性和变化性中，发现、提炼出统一性的哲学研究方法，确实是不可少的。它曾经为美学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也将继续为美学研究所需要。但在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中，比较形而下的、细致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是更为紧要的。它将有助于我们在朦胧变幻的审美世界中，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界限，更细致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微妙连接，更切实地看到它们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演绎过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美的规律”。

考虑到美感的存在，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美感的获得，又是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笔者把美感作为了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虽然，美感的形

① 李泽厚、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载《文艺争鸣》（长春），2003年第1期，46页。

态异彩纷呈、美感的变化流动不居，但笔者以为，要把握美感的变化规律，却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无迹可循、无从下手。因为美感不管能够升华到如何高超玄妙的形态，它毕竟总是发生在感受主体（例如人体）中的一种感觉；而只要它是感受主体的一种感觉，它就必然以这个感受主体的感觉系统为物质载体，产生在感觉主体的感觉系统中。在当代世界已经深入到生命的基因层次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体中有着一一种专门为美感活动而存在的生理组织系统。因此，美感的载体，也只能是感受主体中的一般感觉的载体；美感活动，也只不过这一载体的各种感觉活动中的一种。所以，它的活动规律，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感觉主体的感觉系统的感觉活动的总法则、总规律。把它玄虚化、神秘化，甚至渲染其不可知的色彩，是过于夸张的和没有依据的。

李泽厚先生也很重视美感研究，他说：“美感搞不清楚，别的也就谈不上。”^①但他对这类研究近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似乎显得相当悲观。其重要理由之一是，他认为现代科学发展的程度还太低。例如，关于心理学，他说：“现在心理学还很不发达，人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都还没有区别开来。”^②而关于审美心理学，他说：“审美心理学要能够运用数学，如我所提到的数学方程式，恐怕至少在五十年甚至百年以后。”^③据此，李泽厚先生说：“我经常愿意提醒，美学还是一门远不成熟的科学。”他还表示，他很同意“美学科学现在还处在幼年阶段”这种说法。^④笔者以为，简单地说在现代心理学中，人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还没有区别开来”，恐怕并不准确，但我们姑妄对此暂不细究。就说“没有区别开来”就是“还很不发达”这一说法，似乎是一个很有依据的评价，但笔者同时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把人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断然地”“区别开来”了，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心理学很“发达”了？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惟我独尊”，蔑视其他“禽兽”的观点，几乎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倒是近代以来，尤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诞生以来，人们突然尴尬地发现自己和动物有一点难以“区别”了。随后在十九世纪中

① 李泽厚、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载《文艺争鸣》（长春），2003年第1期，46页。

② 李泽厚、戴阿宝：《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载《文艺争鸣》（长春），2003年第1期，46页。

③ 李泽厚：《美学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市），2001年版，117页。

④ 李泽厚：《美学四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市），2001年版，117页。

叶诞生的比较心理学，竟然把研究人类自己和动物在“心理”上的区别，作为一个大难题了。所以，如果从心理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和动物在“心理”上从天壤之别，到难以“区别开来”，恐怕又可以看成是很进步、很“发达”的结果的。退一步，起码我们可以说，心理学的“发达”与否，有很大的相对性，但心理学在进步，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既然心理学是在进步着的，那么，即使这种进步使人和动物的心理变得难以“区别开来”，对于美学研究也必然是有推进作用的。但李泽厚先生似乎对于这种进步，并不看好，他似乎认定，只有“进步”到将人和动物清晰地“区别开来”，才能于美学的推进有益。笔者以为，这种观念，恐怕是有问题的。它透露出李泽厚先生的美学观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或先验的结论：美和美感领域是不能有动物涉足的。（这里，我不得不顺便指出，所谓新实践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诸派的多数，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也和他们所批评的实践美学区别不大。）一旦科学的进展发现，动物的心理能力竟然能够深入到人类向来自以为独占的领域，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李泽厚先生所认定的人类能够产生美感的同样的心理能力，他首先产生的反应，不是客观求实地对自己的既有美学观作重新审视和界定，而是一种被入侵感、一种抵触和否定反应。他似乎打算采取“壮士断臂”之法，或割舍部分已经可能被动物们侵入的“美感疆域”，将“防线”后撤，以维护人类对美和美感“圣地”的独占权。但他似乎是愿望和结论在前，而在科学和学理上则“库存”不足，使他看不准、划不清、道不明新的美学圣地“疆界”何在，所以要感叹“现在心理学还很不发达”了。笔者认为，心理学科学的发展总是对美学起推进作用的。如果一方面肯定科学“发达”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对这种“发达”的指向，以一种先验的价值尺度或先入为主的观点，去作肯定或否定，这显然是有违真正的科学精神的。

至于审美心理学的“数学方程式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实际上，审美心理学的部分数学化进程，已经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了——特别是在一些作为心理活动基础层次的生理性感官性活动领域中，甚至在一些更高级的神经活动领域中。可以期待，这一方面的进展，还会不断获得更高的成就。然而，期待毕竟也只是期待。一门科学的发展，取决于许多复杂的条件，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对精神活动领域所可能达到的量化程度，有一种清醒、理性的客观态度，持一种给变量、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以较大空间的有弹性的尺度。毕竟，就如对于浩瀚的宇宙无法做终极的量化那样；对于精微深邃的人心世界的奥妙的无穷性，也是应该给予一个足够充分的估计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更积极、更充分、更及时地将其他科

学的新成果，转化为美学领域的新进展，而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把美学本身进展的迟缓之因，笼统地推委到别的发展缓慢上。“美学科学现在还处在幼年阶段”的判断，如果确实是出于马克思，那毕竟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的事了。不等于我们今天的美学仍然还在“幼年阶段”，更不等于我们的美学还是只可能处于“幼年阶段”。我们不应该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实际上，当我们以“宽于待人、严于责己”的态度，尝试着做一些具体的努力，就会发现，在美学的发展和提高上，我们已经有极大的可为空间。沿着现代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神经科学、心理科学等给我们提供的基本知识，加上我们从美学学科本身角度出发的辨析和探索，我们已经可以指望对美感活动的规律，达到一个以定向和一定程度的定量相互支撑的、大致的较为可靠而坚实的把握。

这些当然只是笔者个人的看法，而且这也绝不意味着笔者把美学的实质性进展，看得简单、容易。实际上，今天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任何新的美学学说、或思想体系，都无法回避起码的三项检测和挑战。居于首位的，恐怕当数来自人们的审美感性实践的检测或挑战。你提出的理论，如果与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艺术鉴赏中体验到的美感经验不合拍、不契合、不“贴肉”，要取得人们的信服是不可能的。你的如簧之舌、你的玄说高论，也许能够使人无言以答，但不能使人口服心服。居于第二位的，是专业学界从学理上，对你的理论进行的检测和挑战。这恐怕主要的是从逻辑上比较你的新论，与传统理论的或顺逆、或延展、或精粗高下的关系。第三位的，应当是来自于科学的新进展所带来的检测和挑战。科学在实验和实证上不断地获得的进展，是任何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所不可忽视的存在，它或者会使你获得更坚固的基础，或者会让你成为海市蜃楼式的“建构”。

其实，上述三项检测和挑战，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美学学说都是不可回避的。而对于我们今天的美学界来说，首先应该特别重视的，恐怕仍然是第一项。试看占我国美学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今天正在承受着来自学界的对其学理上的严峻检测和挑战。但客观地看，实践美学在理论建构的完整性、系统性、严谨性上，比起我国美学界传统的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等，已经要高明许多了。而且，李泽厚先生把经典作家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美”这两个权威命题进行的结合，几乎达到了“严丝合缝”、“妙合无垠”的“境地”^①，曾经获得了我国众多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他的实践美

① 可参见其《美学四讲》。

学，迅速地占有了我国美学界的主流地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仅仅凭借我国美学界那些原有的理论资源，要原创性地觉察、发现实践美学的缺陷，并清晰有力地表述对于这样一个以经典命题为背景的美学观的质疑，决非轻而易举之事。这样一个美学思想体系，之所以刚刚才“力克群雄”，从我国传统美学的几大派中脱颖而出，就很快又成为众多学人的攻击目标，主要的原因之一，可能还是由于它的“生不逢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观念、心理的震荡。这些又与汹涌而入的现代世界信息、观念、西方思潮相交汇，造成了人们的生活旨趣、时尚品位、理想模式、伦理规范、价值尺度等等的变动不居、莫衷一是，也催生出了纷繁错杂、诡异变幻的美感形态。即使是最现代的西方美学体系，在处理如此复杂的美感现象时，都会力不从心，几近陷入失语之境，不要说一个象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相当浓厚的美学思想体系了。也难怪它诞生伊始，就很快地在现实面前呈现出那么多的破绽和明显的颓势，成为了在许多美学研习者心目中不但费解、玄奥，而且枯燥、贫血，有距离感和牵强感，使人心存疑窦的美学理论。其实，可以说，专业美学界对实践美学的几乎是群起而攻般的学理上的检测和挑战，正是前一项感性检测和挑战的颠覆性结果所催生出来的，而并不是由于这些挑战者自身已经有多么强大成熟了。这表现在他们的多数，对实践美学，常常是批评的冲动在先，甚至也确实能够有一些尖锐有力的批评，但仍然属于理论准备“库存”不足。批判之余，却无法拿出自己的不片面、不零散、不属语焉不详、不知所云的有足够分量的建设性的东西，更不要说有能够取代实践美学的成果了。

面对现代科学的进展，实践美学所遭遇的检测和挑战也是极为严峻的。例如，现代科学已经揭示，动物的能力是大大地超越了人类原来给它们划定的界限的。尤其是在我们的传统理论所特别重视的“劳动能力”高低的问题上，高等动物显示出它们不但能够“使用工具”，而且能够“制造工具”。但制造工具原本是被我们的经典理论界定为人类所特有的能力的，而人类的种种区别于动物的“属性”，正是在这一环节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当人们发现了动物也能制造工具这一新事实，这不能不构成科学领域中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对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包括美学研究，它理当带来巨大的影响。李泽厚

① 即建立人的感性。参见其《美学四讲》的第三章第二节。

先生早就看到了这一新事实，但他却并不根据新的科学事实来调整自己的美学建构，仍然我行我素地从“制造工具”开始，来“建立新感性”。^①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相情愿的做法，不能不使他的整个理论建构，危险地立足于空虚、疏松、豆腐渣般的基础之上。^②其“抗震力”薄弱的状态，是不难料想的。

遗憾的是，对于作为实践美学的批判力量的某些学者或学派，他们对于科学的进展的冷漠态度，竟然类似于实践美学，甚至更甚于实践美学。例如，一位主张“新实践美学”的学者说：“因为我们（包括旧实践美学）都同意：‘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既然如此，我们便只要问一个问题就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成为人？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获得了‘人的本质’？答案也只有一个：是劳动。只要‘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结论不被新的科学研究所推翻，这个答案也就毋庸置疑。”^②这位学者的这些话，起码表现出，他对“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命题对人的研究和美学思想建构的重要的基石性作用，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的。但问题是，在写了上述这些话后，他就放心大胆地去展开他的“以劳动为逻辑起点”的“新实践美学观”阐述了。他的这一做法，使我们对他有两种推测：其一，在2002年这个时间段的科学背景下，他似乎仍然真的认为“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结论是岿然不动、毋庸置疑的。或者其二，虽然他也看到，“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结论已经遭遇“质疑”，但他的自我定位就是，他只在“劳动使猿变成人”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下做美学。万一这一“前提”不能成立，他可能就不打算再去多关注这一课题了。作这样的选择，当然也是学者个人的自由。但在这样的知识水准或研究态度的主导下不要说超过实践美学，就是连及得上实践美学的水准的成果，也是很难取得的。因为就连李泽厚先生也不象他的批评者那样笼统地谈论“劳动”，还花了不少时间在琢磨“使用工具”的“劳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区别。

再看作为“后实践美学”的重要一支的“超越美学”，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也不小。这一学说，不仅对自己学术建构的科学基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对于自己学说中学理逻辑的贯通问题也重视不够。对于科学发展的细节，甚至对于科学中的重大的进展，都很少关注。在创造自己的“新说”之际，没有时间和精力先考察自己的立论基石是否先进和坚实。仍然“以不变应万变”地

① 可参见笔者在《中文自学指导》杂志2005年第5期的《“新感性”大厦的松散基座——评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感官的人化说”》一文。

② 易中天：《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沿用老皇历。以为仅仅靠加强思辨能力、变化观察角度，就能够实现对于前人的“超越”。例如，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学》一书还这样写道：

“原始劳动并没有直接创造出美，但却间接地为美的起源创造了生理条件，因为正是原始劳动使猿进化成人，并创造了人的感觉。动物与人有多种区别，但是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动物不能劳动，而人具备了劳动的能力。当猿开始使用和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它就开始向人转化。”“人的诞生是审美的基本前提，因为动物是不能审美的，而这个基本前提是劳动创造的。”^①从上述引文看，此书作者所持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和李泽厚先生十分相象。他似乎也已经看到、甚至承认了动物能够“使用和制造劳动工具”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同时却认定“动物不能劳动”。那么，动物的“使用和制造劳动工具”——要知道这段时间起码也有几百万年——是在做什么？他认为动物是从“开始使用和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开始向人转化”的。那么，很明显，“劳动”是“转化”之“因”；成为“人”，则是“劳动”之“果”。但他又认定只有“人具备了劳动能力”，这样，“劳动能力”岂不又成了“人”的跟随出现物、成了“人”这个“因”的“果”？另外，如果说“审美”的“前提”是“人”，人的“前提”是“劳动”，而“劳动”的“前提”是能够“使用和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的存在，那么，按照一般逻辑看，前提是应该可以覆盖结论、整体是应该大于局部的。从而，动物应该起码是有一定的“审美能力”的。可是，此书作者却又下了“动物是不能审美的”这一判断，这是不是在演示一种“结论否定前提”、“局部超出整体”的奇怪逻辑呢？上述这些紊乱和矛盾的逻辑关系，和在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中几乎完全一样。“超越美学”和“实践美学”的“脚”，都陷在同样的对事实把握不准和逻辑关系紊乱纠缠的沼泽里，这一状态如果没有实质性改变，“超越美学”要实现自己“超越”“实践美学”的“抱负”，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还有一种和实践美学论战了多年的美学观点——主张者自己将它命名为“生命美学”。仅仅从名称上看，它似乎体现出一种较有希望的探索方向。但略加细察，却感到并非如此。它所依凭的人类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等基础，还不如它的对手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相比，它似乎更不关心有关科学的进展细节。但它却比实践美学更热衷于用朦胧、空灵、飘逸的句式表述自己。文采斐然，本不是坏事，但总应该以充实的内容为本。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

① 杨春时：《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80页。其中的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学说”的稍微具体些完整些的逻辑演绎或逻辑构架。在这一方面，它似乎还远远不能和实践美学相比。也难怪一些学者批评它“显得过于空泛”^①和“空洞”。^②在笔者看来，这种“空泛”和“空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谓的“生命美学”，甚至对自己命名中的主角——“生命”这一概念的内涵，也不能作出符合现代科学和学术要求的界定，而是依据不知所云的所谓“约定俗成”，将其限定在“人的生命”的定义域中。^③可是，如果“约定俗成”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任何科学研究中的质疑、发现和创新，岂不都成了多余？笔者以为，这种惊人粗放、随心所欲、名实不符的“生命美学”，也许只能叫“某氏生命美学”。这一“学说”要成为名副其实、要能够挑战实践美学，恐怕还要在自我完善方面进行相当艰巨的努力。

笔者自己的美学学术探索，是循着一条尽量贴近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路径前行的。尽管笔者并不赞同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观，也并不认可他自己所走的过于“哲学化”的研究路径，但笔者却觉得自己所走的路径，比较接近李泽厚先生对其后美学下一步发展路径的期望和展望。笔者探索心得的成形表述，完成于1982年。它的初步面世，是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美感的结构与功能》的小书。它的全文面世，则是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笔者的美学观，系统地发表于二十多年前，作为实践美学以后的新一轮探索，起步时间不能算很迟，（李泽厚先生系统完整地阐述自己的美学逻辑体系的《美学四讲》，最初的版本不会早于1988年，起码有两个版本的初版，是在2001年。）也得到过一些学者专家的较高评价，但仍然觉得有些许寂寥。这恐怕与笔者所主张的研究路径和概念系统，一时不易为习惯于形而上的哲学研究路径的我国美学界主流所了解、所熟悉、所适应有关吧。但笔者却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这一条美学研究路径是正确的和有“生命力”的，并认为正是它最有可能帮助美学研究从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突围，帮助我们逼进美学奥秘的核心，使它呈现出规律性。而这样，就可能为美学走出玄学迷雾、走出书斋，能动地走进艺术、走向生活、甚至介入历史进程，开拓出道路。

2008年元月

① 阎国忠：《走出古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498页。

② 罗慧林：《一种空洞和中庸的生命美学》，载《粤海风》杂志，2006年第三期。

③ 见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Preface by Jin Kaicheng

More than a year ago when I first read the abstract of Wang Jisheng's thesis, I was simply impressed in two ways:

Firstly, his theory is, generally speaking, different from the various aesthetic views well known to us. Through his thorough exploration into the aesthetic issues, he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how to study aesthetics.

Secondly, the system thus formed works. Earlier aesthetic works have no lack of discerning opinions or detailed demonstrations, but they have been unable to explain all the aesthetic phenomena or issues directly and perfectly. Wang's theory, however, has provided a series of views that can straightforwardly and rationally explain these phenomena and issues.

Later, I received the mimeographed copy of his "The Systematological and Evolutionist Aesthetic View" in full text, which totaled 400,000 words. Upon reading this, I deeply felt that the author was a logical, creative, and erudite man. He is well read in the field, and his knowledge of facts and truths is extensive. Instead of simply following others' theories – no matter how old or how new – to construct his works in a cut-and-paste way, he dare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after studying intensively, to correctly apply the facts and truths he has acquired to form his own viewpoints and system. When realizing this was originally a college student's graduation thesis, I could not only imagine the scene in which he took infinite pains to do the research, but also his moment of clarity when he decided to throw himself into the work of modernizing and rejuvenating China.

The predominant feature of Wang's thesis is that he has introduced a new theory and method to study aesthetic issue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esthe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which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come to various scientific conclusions. But I often feel that aesthetic perception is, first of all, a kind of sensation (not an isolated sensation, of course),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s, primarily,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behavior (not a psychological behavior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f course); therefore, to clarify the many aesthetic phenomena and issue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s perhaps more direct. Wang's thesis directly appl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fruits of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to aesthetic research, and as a result, all the conclusions he has come to are not merely out of imagination or inference, but have decisively clarifi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during the aesthetic process. Although the exploration he has

序

金开诚

一年多以前，当我首次看了汪济生同志寄来的著作提纲时，主要有两种朴素的感受：

第一是感到新鲜——他的著作从总体上说是与为人所熟知的各种美学观点都不相同的；他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美学问题作了探索，由此而形成的体系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第二是感到解决问题——过去各种美学著作当然不乏精湛的见解，详细的论证，但总使人感到不能直接而完满地解释美学领域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汪济生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则可以使这些现象与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而言之成理的解释。

后来，我又收到汪济生同志寄来的《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全稿的油印本，共计四十万字。翻阅这部著作，我深深感到作者知识渊博，思维周密而富有创造性。他读了不少书，知道许多事实与道理，却并不简单追随他人的旧说或新说，更不靠东拼西凑，趑趄成篇，而是敢于在广泛学习之后进行独立思考，准确运用他所知道的事实与道理，融炼成自己的见解与体系。尤其是当我了解到这部著作最初原是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时，就更不难想见他在学习期间是怎样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由此我又可以想见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振兴中华”而表现出来的气概与决心。

我个人认为，汪济生同志这部著作的主要特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美学是一门边缘科学，所以从哲学、社会学、文艺学的角度都可以加以研究，得出种种含有科学性的结论。但我总感到，美感首先是一种感觉（当然并不是孤立的感觉），审美首先是一种心理活动（当然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心理活动）；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弄清美学中的种种现象与问题，也许是更为直接的。汪济生同志的著作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